



世界文學名著

聖女貞德

蕭伯納 著
胡仁源 譯

ST. JOAN

By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HU JEN YUAN

世界文學名著

聖女貞德

第一幕

紀元後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一個晴明的秋天，在摩斯河上，羅倫同香旁義之間，一個服苛奈爾古堡當中。

魯白特，波的呂考隊長，一個地主階級的軍人，優雅，強壯，但是沒有堅決的意志的，正在照他尋常的樣子，對於他的管事人表示不滿，嚴厲斥責，後者係一個可憐的弱蟲，而瘦弱禿，年齡要說他是在十八歲與五十五歲之間均無不可，因為這種人從來不會有過壯盛的時候，故時間亦不能使他衰老。

兩人同在堡中二樓的石室當中，一個樸素的櫟木製的棹邊，隊長坐在椅上，可以看見他的左側身形，管事人以一種卑躬乞憐的態度，立在他的對面，十三世紀式的格子窗，在他們中間開着，窗側角上爲一堞樓，有小穹門引至盤梯，通到下面天井，棹下有一個堅固的四

足燈，又有一個木櫃置於窗前。

魯白特 沒有雞蛋！沒有雞蛋！一千個豈有此理，蠢人，你爲甚麼說沒有雞蛋？

管事 主人，這不是我的過失，這是上帝的力量。

魯白特 胡說，你告訴我沒有雞蛋，你到以此歸咎於上帝。

管事 主人，我有什麼辦法？我不會自己生出蛋來。

魯白特 （冷笑）哈！你到在講玩話了。

管事 不，主人，上帝知道，我們大家都沒有蛋吃，同你一樣，主人，母雞不肯生出蛋來，

魯白特 真的（立起）現在你聽我說。

管事 （恭謹的樣子）是的，主人。

魯白特 我是什麼人？

管事 你是什麼人嗎，主人？

魯白特 （走到他的面前）是的，我是什麼人？我是魯白特波的呂考的地主，這個服苛奈

爾城堡的隊長呢？還是一個牧牛童子呢？

管事 哦，主人，你自己知道你在這裏是比皇帝自己還要偉大的。

魯白特 不錯，但是現在，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管事 我是一個一錢不值的人，主人，除掉有這個榮譽做你的管事人以外。

魯白特 （將他的管事人漸漸逼至牆邊）你不單是有這個榮譽做我的管事人，並且有這個權利做全法國最壞的，無用的，愚蠢的，胡說的，白癡的管事人（他迅速的走回棹邊）

管事 （惶恐的樣子）是的，主人，在你這樣偉大人物的眼光當中，我當然是如此的。

魯白特 （回轉頭來）這大約又是我的過失，唔？

管事 （窘極的樣子，走到他的面前）哦，主人，你總是把我極無心的說話，這樣的扭轉來。

魯白特 我還要把你的頭顱扭轉來，如其我問你還有多少雞蛋的時候，你膽敢對我說，你自己不會生出蛋來。

管事 （要想抗辯的樣子）哦主人，哦主人。

魯白特 不要響，不是哦主人，哦主人，應當是不主人，不主人，我的三個巴爾巴利的母雞，還有那個黑的，都是在香旁義地方，最會生蛋的雞，你到來同我說沒有雞蛋是誰偷掉的？告訴我，否則我就要當你一個胡說的人，並且把我的東西偷賣的人，一脚把你踢到大門外面去，並且昨天的牛奶也是短少，你不要忘記掉。

管事 （竇極）我曉得，主人，我曉得太明白了，現在沒有牛奶，沒有雞蛋，明天連什麼都要沒有了。

魯白特 什麼都沒有，你難道要完全偷去嗎？

管事 不，主人，誰也不要偷什麼東西，但是現在是有一種魔力支配我們，我們是被迷住了。
魯白特 這種謊話，對我是無用的，魯白特，波的呂考會燒死魔女，紋殺盜賊，去，正午以前，要拿兩打雞蛋，兩加倫牛奶到這個房間裏來，否則當心你的骨頭，我要教訓你怎樣是欺騙我的結果。（他以最後決定的態度重複坐下）

管事 主人，我同你說沒有雞蛋，一定是不會有的，就是你因此把我殺掉，也是無用，要是那

個女郎還在門內的時候。

魯白特 女郎什麼女郎？你在那裏講什麼話？

管事 那個羅倫的少女，從度內瑪來的。

魯白特 （立起，非常的發怒，）一千個豈有此理！一萬個渾蛋！你難到說那個女郎，兩天以前，膽敢來求見我的，我叫你把她送還她的父親，教他嚴加管束的，現在依然還在這裏嗎？

管事 我是已經叫她回去，主人，她不肯去。

魯白特 我並沒有叫你叫她回去，我叫你把她趕出去，你有五十個武裝兵士，和一打的強壯工人，執行我的命令，難道他們都見她怕嗎？

管事 她是這樣堅決的，主人。

魯白特 （抓住他頸上的領圈）堅決！現在你看，我就要把你丟在樓下去了。

管事 不，主人，請你不要。

魯白特 那嗎，你就拿堅決來阻住我能，這是極其容易，隨便一個平常女子都能夠做的。

管事（被他提起，以一只腳站在地上）主人，主人，你就把我丟下樓去，也不能使她因此離開這裏，（魯白特把他放下，他用雙膝坐在地上，很沈默的注視他的主人）你看，主人，你是比我更堅決得多，但是她也是這樣的。

魯白特 我的比你強壯有力，蠢人。

管事 不，主人，不是這個，是說你堅強的性質，她是比我們都更荏弱，她不過是一個瘦小的女子，但是我們沒有法子使她離開。

魯白特 一般無用的東西，你們都是見她害怕。

管事（慢慢的立起來）不，主人，我們都是見你害怕，但是她給予我們勇氣，她真是好像無論什麼都不怕的，或者你還可以把她嚇退，主人。

魯白特（很兇的樣子）或者，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管事 在下面天井裏，同尋常一樣，在那裏同兵士談話，她除掉禱告以外，總是在同兵士談話的。

魯白特 禱告！給你相信她會禱告，你這蠢貨，我知道這種常常同兵士談話的女人，她應當

也來同我談話一下，（他走到窗前，隨便的向下叫喚）哈羅，有人在那裏嗎。

一個女人的聲音 （明亮，堅強，並且粗率的）是叫我嗎，先生？

魯白特 是的，叫你。

女人聲音 你是隊長嗎？

魯白特 是的，你到真太不客氣，我是隊長，你到上面來罷，（向天井的兵士說）告訴他上來的路，快點領她上來。（他離開窗口，回到棹邊，很嚴肅的坐下）

管事 （耳語）她要自己去做一個兵士，她要你給她兵士的衣服，盔甲主人，還有劍真的！（他輕輕的走到魯白特的後面）

貞德從堞樓的門口出現，她是一個很強健的鄉村的少女，年紀約十七八歲，穿着整潔的紅色衣服，有一種不同尋常的面貌，兩眼相距極遠，並且凸出，像一種富於感想的人，一個長的極端正的鼻頭，鼻孔寬大，一個短的上唇，堅決的但是飽滿的嘴，美麗而且強毅的下頰，

熱心的立到棹邊，深幸現在居然得到魯白特的面前，並且對於會見的結果，充滿希望，他的笑容，絲毫不能使她退縮，使她恐懼。她的說話，有一種天然的熱心及柔媚的音調，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動人，而極不容易拒絕的。

貞德（行禮）早安，隊長先生，隊長，請你給我一匹馬，一付盔甲，幾名兵士，並且送我到太子那裏去，這是我主人給你的命令。

魯白特（大怒）你主人的命令！你主人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去同他說，我並不是他部下的公爵或貴族，我是波的呂考的地主，除了皇帝以外，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命令。

貞德（確實保證的樣子）是的，先生，這個是不錯的，我的主人，就是天上的皇帝。

魯白特（怎樣，這個女人原來是瘋的，（向管事說）你為什麼不早點向我說明，你這呆子。

管事 主人，不要使她發怒，把她所要求的給她。

貞德（不耐，但是很友誼的樣子）在他們沒有同我談話以前，都說我是瘋的，先生，但是你看，上帝的意思，凡是他使得在我心中發生的事情，你是要照辦的。

魯白特 上帝的意思，是要我把你送還你的父親，他把你幽禁起來，並且拿皮鞭來治好你的瘋病，你說這是對不對呢？

貞德 你想你要這樣，先生，但是你會看見，事情發生出來，是完全兩樣的，你以前總說你不肯見我，但是現在我在這裏了。

管事 （懇求的樣子）是的，主人，你看，主人。

魯白特 不許開口，你這東西。

管事 （可憐的樣子）是的，主人。

魯白特 （感覺得失去自信力，向貞德說）你是預先假定一定要見我的嗎？

貞德 （很和藹可親的樣子）是的，先生。

魯白特 （覺得自己已經失去立足的地方，很重的將兩手向棹上放下，用嚴肅的態度，鼓起胸膛，以挽救他不快的感覺）現在你聽我說，我就要決定這個事情了。

貞德 （很急迫的）就請你這樣罷，先生，一匹馬的價值，要十六個法郎，這是很大的一個

數目，但是在盔甲上我可以節省一點，我可以尋一付普通兵士的盔甲，能够勉強穿得上的，我是非常能够耐苦的，並不要漂亮的，定做的盔甲，像你所穿的一樣，我也並不要很多兵士，太子自會供給我以所要的數目，去解救奧利安士的圍困。

魯白特 （吃驚的樣子）去解救奧利安士的圍困！

貞德 （很自然的）是的，先生，這就是上帝教我來的目的，你派三個人和我同去，就儘够了，只要他們是良善的人，而且待我很好的，他們都答應和我同去，顏利，傑克，還有——

魯白特 顏利你這個毫無禮貌的東西，你膽敢在我面前，直呼白爾屈朗，顏能傑先生爲顏利嗎？

貞德 他的朋友都這樣叫他，我並不知道他還有別的名字，傑克——

魯白特 這就是約翰，梅遲先生了，我想？

貞德 是的，先生，傑克也很願意同去，他是一個極親切的人，他拿錢給我，叫我轉給窮人，我想約翰，谷德塞夫也願意去，還有弓手迭克，和他們的僕人約翰，洪考特及尤利，——一點

不須費事，先生，我一切都已經接洽停當，只要你發命令好了。

魯白特

（以一種驚駭的態度，向她望着）好了，我真是碰到魔鬼了。

貞德

（泰然的，親切的樣子）不，先生，上帝是很仁慈的，並且聖加德林和聖利瑪德，他們

天天和我講話的，（他吃驚張口）自然會幫助你，你一定會到天堂去，並且你的名字，一定永遠留存，因為是第一個助我的人。

魯白特

（向管事說，雖然仍舊煩悶，但是因為他想採取一種新的方法，所以聲調與前不

同）

頗能傑先生真是這樣的嗎？

管事

（很熱心的樣子）是的，主人，還有梅遲先生也是這樣，他們兩個都願意和她同去。

魯白特

（沈思的樣子）唔！（他走到窗前，向下面天井裏高聲呼喚）哈羅！有人嗎？去請

頗能傑先生到我這裏來，（轉向貞德）去罷，在天井裏等着。

貞德

（很快活的一笑）好的，先生。（她退出）

魯白特

（向管事說）同她一塊去罷，你這個無用的弱蟲，在近處候着，並且注意她的行

動，我還要叫她到這裏來的。

管事 千萬就這樣做罷，主人，想想這些母雞，在香旁義地方最會生蛋的，並且——

魯白特 想想我的皮鞋，當心你的背脊不要被牠碰着。

管事很快退下，在門口恰與白爾屈朗，頗能傑遇見，一個英偉法國武裝軍人，現在軍法處供職，富於幻想，胸無主宰，除有人同他說話以外，極少發言，回答時總是遲緩而且固執，與自信的，坦白的，表面強毅而內裏意志薄弱的魯白特，恰相反對，管事讓他過去後，自己退下。

頗能傑 行禮後，立定等候命令。

魯白特 (溫和的態度) 不是有什麼任務，頗利，一個友誼的談話，請坐罷。(他用腳把棹下的橈勾出)

頗能傑覺得自然一點，走到屋內，將橈放在棹子與窗的中間，沈默的坐下，魯白特半坐在棹子的一端，以友誼的態度，開始談話。

魯白特 現在你聽我說，頗利，我必須像一個父親的樣子向你勸導。

頗能傑嚴肅的向他注視一下，但不發言。

魯白特 就是關於那個女子，你對於她感覺興味的，現在，我已經看見她，已經同他談話，第一，她是瘋的，這個到沒有關係，第二，她不是一個鄉下女子，是一個中等階級的人，這個是很有關係的，我確實知道她這一種人，她的父親去年曾經到這裏來，代表他的村莊，辦理過一件訴訟事情，一個農人，不是消閒的富農，他是以此為職業，倚此而生活的，但是，也不是一個勞動者，不是一個工人，他儘可以有一個當律師或者當教士的親戚，這一種人在社會上雖然並不重視，但是對於地方官署，這就是說，對於我，很可以生出許多麻煩，現在你當然想，把這樣一個女子帶走，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只要騙得他相信，你是領她到太子那裏去的，但是要是發生出事情來，你會弄得我一點沒有辦法，因為我是她父親的地主，是有保護她的責任的，所以無論是朋友或不是朋友，再不要管她的事情罷。

頗能傑

（緩慢的鄭重的說）我寧可對於聖母瑪利亞，也不肯對於這個女子這樣想法。

魯白特

（從棹邊立起來）但是她說你同傑克，迭克，都答應和她同去，什麼意思？難道你

要對我說你把她要去見太子的妄想當做真的，是嗎？

頗能傑 她是像有點道理的，這些人在下面守衛室裏面，都是胡說亂想，但是從來沒有提起過，疑心她是一個婦人，他們在她面前都停止咒罵，是有點道理，有點道理，也須值得試一試看。

魯白特 哦，來罷，頗利！自己振作一下，看你平時固然是缺乏常識，但是這個真覺得有點太過分了。（厭惡的樣子走開）

頗能傑 常識有什麼用處？我們要是有點常識，我們就應當去投白根地公爵同英國皇帝，他們已經佔領全國的一半，一直到盧爾為止，他們佔有巴黎，他們佔有這個城堡，你明白知道我們應當把他交與貝德福公爵，你不過是有條件占有的，太子是在啓隆，像一個壁角上的老鼠，不過他是不肯奮鬥，我們並且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太子，他的母親說他不是，她應當知道，你想想看，皇后竟會否認她自己兒子的承繼權利！

魯白特 是的，她的女兒是嫁給英皇的，你能够責備這個婦人嗎？

頗能傑 我並不責備什麼人，但是太子弄到這個地步，是完全要謝謝她的，我們可以老實承認，英國人一定會攻下奧利安士，那個庶子決不能阻止他們。

魯白特 他去年曾經在蒙泰格斯打敗過英國人，我那個時候同他在一起的。

頗能傑 沒有關係，他的軍隊，現在是怯懦了，他不能做出靈異來，我同你說，現在我們方面，沒有一個靈異是無救的。

魯白特 靈異固然很好，唯一的困難，是在現在的世界，他們不會發生。

頗能傑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法，現在我不可能說十分一定，（立起來，沈思的樣子走向窗
前）無論如何，現在是一個時候，我們不能不將一切的方法都試試看，這個女孩子是好像有點道理的。

魯白特 哦！你想這個女孩子能做出靈異來，是嗎？

頗能傑 我想她自己本身，就是一點小小的靈異，無論如何，她是我們手中最後的一張牌，寧可把她發出去，比自認輸掉總好一點。（他向樓樓走去）